

尚小雲傳奇

● 徐凌雲／李博達

提燈踏月城外喊嗓

尚小雲，這位譽滿中國的大藝術家於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九日戴着「工宣隊」扣給他的「敵我矛盾、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」的帽子，懷着冤恨、絕望和恐懼，極端悲涼而又痛苦地離開了人世。

以「四大名旦」著稱於世的尚小雲係河北省南宮縣人。其祖尚志銓曾任清遠縣令。其父尚元照一說係養馬人、一說曾任清朝那王府總管，娶妻張氏。庚子八國聯軍攻入北京，燒殺劫掠災難重重之際，尚小雲在草廠大院降生了。未久，尚父一病而亡，尚母只得靠漿洗縫補維持一家生活。

小雲行二，本名德泉，字綺霞。因家貧僅念了兩年多私塾，便入了「三樂科班」學戲，藝名尚三錫。

他演過《空城計》裏的司馬懿，也扮過武生黃天霸。一位教師偶見尚三錫說：「這麼好的模樣怎麼唱花臉呀？喊喊小嗓吧！」尚三錫使個小嗓，果然脆亮，因此，一生和旦角結了緣。

一次，唐竹亭老師教他正青衣戲，三錫怎樣也唱不出那婉轉多變的慢板大腔。唐師怒拿戒尺直戳三錫肋部，未料，頓時皮開肉綻，血流不止；治癒後三錫改向內廷供奉，名重一時的孫怡雲老師問藝。師徒倆提燈籠、踏月光到城外喊嗓。

一天，孫師說：「你的名字三錫不響亮，既跟我學戲，就借我的一個『雲』字，叫尚小雲吧！」緣此，中國京劇界出了一位鼎鼎大名的尚小雲。在「三樂科班」尚小雲邊學邊演，他唱的《祭江》、《祭塔》等青衣戲，還真受到顧曲者的好評。

正樂三傑第一童伶

一九一三年「三樂」改為「正樂」，尚小雲、荀慧生、芙蓉草露演於「民樂園」，這三個小孩當時被譽為「正樂三傑」。

到了一九一四年，《國華日報》曾組織童伶競選大會。尚小雲「眾望所歸，得領博士」，被評為「第一童伶」。那時名噪京華的孫菊仙想試一試「第一童伶」，合演了一齣《三娘教子》，轟動了菊壇。尚小雲到晚年還一直感念老鄉親孫

菊仙對他的提携。

尚派成型轟動春申

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七日尚小雲出科了。恩師舉薦他拜在名旦路三寶門下，授以《貴妃醉酒》、《游龍戲鳳》，還提携尚與他合演了《虹霓關》。名震南北的高慶奎、時慧賢、龔雲甫、王長林等名家也先後與尚合演《四郎探母》、《彩樓配》、《武家坡》等戲，這使初出茅廬便能離鳳凌空的童伶大開眼界。

國劇宗師楊小樓組班應邀赴滬，其人選是老生譚小培、青衣尚小雲、刀馬花旦白牡丹。頭天打泡的《花田錯》，尚扮劉玉燕，大段慢板一句一彩。白飾春蘭，活潑玲瓏。他們貼的《翠屏山》、《十三妹》、《樊江關》、《得意緣》風靡一時，「三小一白」轟動了春申。

自滬返京後，在《長板坡》中，宗師楊小樓飾趙雲、尚演糜夫人。楊武戲文唱，尚在「跑箭」，《抓轆掩井》時與楊搭配得絲絲入扣。在《楚漢爭》中，楊飾霸王，尚演虞姬，顧曲者著文評曰「真能將虞維谷情態刻畫靡遺」。楊的演出

風範使尚深受其益。名票紅豆館主後來曾笑對尚說：「你這武旦叫楊派武旦」。楊、尚合作演出，為開拓旦角亦文武，乃至在京劇界形成「尚派」，奠定了深厚的基礎。

從一九一四年獲「第一童伶」後，尚在不斷演出中藝事猛進，到一九一八年，〈順天時報〉在伶界主持公開選舉，尚小雲得一五二、五二五張票，被美譽為「童伶大王」。

是年對尚來說真乃雙喜臨門。經人說媒，「童伶大王」與名淨李壽山之女淑清結為伉儷。在和睦、美滿、幸福的生活中心，李氏為尚門先後生女秀琴，育子長春姐弟二人。

名宿鋪路席捲菊壇

新婚燕爾的「童伶大王」並未眷戀家庭的溫馨，一九一九年經內廷供奉王瑤卿之栽培再度赴滬，在〈乾坤福壽鏡〉中，王飾的胡氏，尚演壽春，皆極受好評。演畢載譽返京後，王瑤卿復與他合作演出〈紅鬃烈馬〉等戲。有時王師親自為尚把場，愛才之情溢於言表。

在後來的幾年中，尚小雲與譚小培、王又震、余叔岩、貫大元、俞振庭、馬連良、筱翠花、郝壽臣、姜妙香等京昆名宿合作〈牧羊圈〉、〈寶蓮燈〉、〈五花洞〉、〈戰金山〉、〈奇雙會〉等風格迥異的戲，這就為他日後的文武雙兼、昆亂不擋鋪平了道路。

〈順天時報〉舉辦的京劇旦角名伶評選活動，是一九二七年中國文化藝術界的一件大事。它像一陣旋風，席捲菊壇。梅蘭芳、尚小雲、徐碧

雲、朱琴心、程艷秋、荀慧生、筱翠花、王幼卿、黃玉麟等名角競爭激烈，文人墨客也在全國許多報刊撰文為各位名角助陣。

清歌絕調神妙駭眾

尚小雲參加競選的劇目是〈摩登伽女〉。該劇敘述的是：「古代印度旃荼羅族摩登伽夫人善攝生人魂魄，其女鉢吉帝汲水時偶遇阿難尊者，生了愛慕之心，乃母施法攝阿難至家中與女成婚，阿難脫，鉢吉帝追至西方，後來如佛說法鉢吉帝皈依」的故事。

尚在該劇中燙捲髮，髮中央別一束亮晶晶的點翠珠釧，脖頸雙串珍珠項鍊，足踏長筒絲襪和高跟皮鞋，身着印度風格薄紗連衣裙，「冶態嬌妍」，唱、念、做均具十足京戲韻味，無論西皮原板與南梆子皆抑揚宛轉。末場尚小雲跳「英格蘭舞」，名琴師楊寶忠着西裝為尚拉小提琴，吳晨與小姐配鋼琴為之伴奏。這齣標新立異的戲，尚以精湛的技藝和超群的才華演來令觀眾如醉如痴。有人讚曰：「尚郎清歌擅絕調……觀者如山駭神妙」。評畢，尚小雲入選，與梅蘭芳、程艷秋、荀慧生並駕齊驅。從此，在中國「四大名旦」幾乎家喻戶曉。

正當尚小雲紅得發紫之時，不幸其髮妻李淑清女士突病沒，尚厚葬之，並短期輟演。

翌年，經人介紹名旦王蕙芳之妹蕊芳嫁給小雲。嫻靜麗質的蕊芳夫人於一九三三年育子長麟，八年後尚的幼子長榮又誕生了。由於尚小雲坐科時先後學過淨、生、旦三行，也許是遺傳基因

作祟，說來也巧，其長子長春習武生，次子長麟習旦角，幼子長榮則工紅淨，此亦梨園界之佳話。

科班培植一百條龍

尚小雲為使其子長春繼承衣鉢，經名丑蕭長華提議，先命長春進「富連成」，並與袁世海、李世芳、毛世來、閻世善結拜為盟兄弟。後又招兩名學生延師沈富貴在尚宅教長春學戲，因慕名而來者日多，由「十八子」、「三十六友」增至「一百條龍」，尚小雲於一九三六年騰出住宅後院，又租了一所房，聘請菊壇名師、中西醫師、廚師等，辦起了「榮春社」科班。

「榮春社」定有嚴格的學習與生活制度。他還聘請了張君秋、岳父趙視奎擔任了社長。該社「既非牟利企圖，又非一時興至之舉」，是尚小雲見到中華民族的瑰寶——京劇已顯出「老成凋謝，繼起無人」，因此他毅然辦科班，「期於培植孤寒之中，兼寓作育人才之意」。

筆者最近訪問尚的遺孀，王蕊芳夫人不無感慨地說：「小雲辦榮春社賣了香爐營頭條、棉花二條胡同等七所房不算，有時科班沒錢，開不出飯來，他要賣掉古玩、字畫，我一看心裏真不是滋味，當時便把手上的鐲子和戒指摘下來賣掉辦科班用了。」

演出幾近走火入魔

一九三七年七·七蘆溝橋事變，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略中國，北平淪陷。尚小雲減少演出而

醉心於辦學。

他要求「榮春社」的學生極嚴，他說：「唱戲就得像真事」。他要學生上台「文戲要滿工滿調」，「武戲要真摔真打」。誰在台上唱錯了，台下準挨他一記耳光。

有一次演《大同朝》，龍套的標子沒舉齊，回到駐地他罰演龍套的學生在院中拿籐桿舉大棉襖，舉至半夜凍得那些學生直打哆嗦。

他兒子尚長春演《武文華》，少走了五個旋子，尚小雲鐵面無私罰其子散戲後在台上飛了幾百個旋子，累得長春都快散了架。因此在台上誰也不敢偷懶泡湯。尚小雲的哲學是「要對得起觀眾」。

尚小雲對演戲可謂達到了「走火入魔」的境界，他主張：「戲要天天吃，功要天天練」。榮春社的學生在「中和戲院」演出，他每場必到。如果與他同台，他盡量讓配角獲彩。他說：「上台都得給我耍菜（指彩聲），誰也不准涼了，誰涼了我找誰。」誰獲彩聲不斷，散戲卸完裝，尚小雲拍着他的肩膀說：「走！小子，上我家吃去。」隨後同乘他的自用汽車一同回家吃夜宵。在飯桌上他先表揚，後指出那兒不行。這是尚小雲獨特的教戲方法。四小名旦李世芳、張君秋蒙受過這種恩寵，其高徒孫榮蕙、楊榮環、徐榮奎、方榮翔之出名，與此也不無關係。

兢兢業業夙夜在心

「榮春社」從一九三六年開辦，到四八年關閉，在十二年校史中，按榮、春、長、喜四科共

培養出五百多名京劇人材。先後共演出了《借東風》、《伐子都》、《白門樓》、《宇宙鋒》、《鐵弓緣》、《五花洞》、《劍美案》、《時遷偷雞》、《游園驚夢》、《奇俠谷雲飛》、《唐王遊月宮》、《西遊記》等京劇三百六十一齣，昆曲二十八齣。在中國京劇史上承前啓後，誰也無法抹煞。尚小雲為京劇事業「夙夜在心，兢兢業業」：絕不令稍有疏懈掛漏之弊」的精神，永遠值得讚揚。

徐俊雲、李博達四十三年前在北平滙文中學讀書時，曾在珠市口的「開明戲院」票過《法門寺》。該校國劇社上演的劇目中，例如《汾河灣》的柳迎春，便是徐俊雲與名旦陳永玲一同到尚小雲家中學的。

那時，我們每去必先到言慧珠二姐家對戲、練劍，然後再到校場小六條尚宅。尚師對我們不但一字、一板、一眼地教出窩、進窩等複雜身段，他也親自示範，累得滿頭大汗，尚師便習慣地拿條白手帕擦擦。有時廚師來催開飯了，尚師說：「呆會兒，呆會兒，還沒說完戲哪。」

仗義疏財助人為樂

那時尚師每天帶「斗子（尚長春乳名）」到客臺喊嗓練功，聽尚師說「常碰見貧苦藝人的屍體被野狗啃着吃，真叫慘。」因此，時有苦難梨園同業的家屬找尚師求助，尚師慷慨解囊後，死者家屬跪在尚師的客廳「芳信齋」道謝，尚趕忙扶起，尚師說：「不求所報」。這是他的四字名言。

紅極一時的名淨金少山晚年貧病交加，尚小雲不但延聘北京四大名醫的孔伯華大夫為他診治，還搭桌義演以解金燃眉之急。金少山臨終前曾痛哭着對尚小雲說：「我這一輩子交了兩個好朋友，一個是蘭芳，一個是你。」尚小雲在臺上塑造了許多巾幗英雄的形象，臺下他性情豪爽，賑災、濟貧等助人為樂的事，他當仁不讓，他慷慨地仗義疏財的事不勝枚舉。

琴棋書畫均有一手

尚小雲從年輕時起便向姚茫父、林琴南、溥心畬、顏伯龍、王雪濤等名畫家學寫丹青，幾年前舉辦的四大名旦遺存畫展中，尚小雲畫的梅、菊、松、蘭具有清逸、舒朗的韻味。張海若、梁鼎芬等名家教他的書法，頗具靈氣。

尚小雲生前喜愛收藏古董、文物。例如他客廳芳信齋中擺的紫檀大理石屏風「松雲長青」和置放文玩的百寶閣，據說均係出自王公貴胄、大公主府等處。

尚小雲與清逸居士、還珠樓主、梅蘭芳、程艷秋等名宿友情甚篤。他與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更是「髮小」，荀、尚同庚，生日只差兩天，荀臘月初五過生日時尚曾以手書「雪山長壽」條幅和雞血石印一方贈荀。每年臘月初六荀便問徒弟們，「明兒就是你師叔的生日啦，你們看送點什麼好啊？」「文革」前荀從福建帶回文房四寶和煙具的漆器做為奉尚的壽禮。琴、棋、書、畫是尚小雲交游應酬時之賞心樂事。

尚小雲特別喜歡華美豐盛的飲食。他不動煙

、酒，每日幾乎花生、瓜子不斷，尤喜蘿蔔和鴨梨。至今王蕊芳夫人還念念不忘尚先生好飲蘿蔔、鴨梨、青果熬的湯汁。

寧曠三勤要看尙戲

尙小雲一生演出的劇目近二百齣，**《漢明妃》**、**《梁紅玉》**、**《乾坤福壽鏡》**、**《卓文君》**、**《劉金定》**、**《北國佳人》**、**《青城十九俠》**等等均係其拿手傑作。

他的唱腔融高勁、峭險、渾厚、明亮於一爐，可連唱兩三小時，真有大氣磅礴之勢。他的武工靈活、矯健，激越奔放，他塑造的巾幗英雄和烈婦俠女獨樹一幟，蜚聲海內外。

除榮春社的五百多學生外，在京劇舞臺一顯光華的葉盛蘭、張蝶芬、趙嘯嵐、吳素秋、李硯秀、黃玉華、陸蕊芬、童葆苓等均係尙門桃李。李世芳、張君秋、毛世來、陳永玲、袁世海、張雲溪均曾得到尙師無私的提携。出於鍾愛之情，他得知李凌楓已收張君秋為徒，便說：「我不收他做徒弟，收他做乾兒子總不要緊吧！」

「金無足赤，人無完人。」尙小雲脾性暴躁也是梨園界聞名的。例如：「榮春社」的廚師偷工減料，尙老板狠狼訓斥廚師後，一把掀翻飯菜，命他們重做。又如高富遠在戲中唱錯了一句詞，尙小雲在臺上扮着戲便火冒三丈，他假戲真做，真的搗了高一個大嘴巴。

一九四九年後，尙小雲經過思想改造和「忠誠老實運動」，交代了日寇侵佔北京時他出任「北京梨園公會」會長之事，當時做為歷史問題未

予處分。

他積極地投入戲曲改革的工作，組成了「尙小雲劇團」，整理、改編了有封建色彩和荒誕迷信的十多齣傳統戲，編演了**《墨黛》**、**《平陽公主》**、**《血濺梨花閣》**等新戲。尙小雲的戲很受歡迎，他又排演了**《洪宣嬌》**、**《太原雙雄》**等新編歷史劇。

隨着演出不斷增多，尙小雲萌生了率團走遍全國的宏願。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，他親自率「尙小雲劇團」到河北、山東、江蘇、上海、遼寧、黑龍江、陝西、山西、江西、甘肅、青海、湖北、湖南、雲南、四川、內蒙等省、市、自治區巡迴演出，出於中國人對於名角的崇拜，尙小雲所到之處均受到熱烈隆重的歡迎。例如，他到甘肅省時鄧寶珊省長曾設宴接見。

尙小雲無論演到那裏，場場必滿。加座、賣站票也是常有的事，每到一地因向隅者衆，不得不一再續演。他回原籍河北省南宮縣時，父老鄉親夾道迎送。

他在東北撫順為礦工演出，更是人山人海。「寧可曠三勤，要聽尙小雲」。礦工們如醉如痴地寧可挨罰、受處分，也要聽四大名旦尙小雲的戲。尙小雲面對各地如此熱情的觀衆，掏出了心窩裏的話：「臺下那怕僅有一位觀衆，我也要認真地唱。我應竭盡全力，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。」

彩色影片留下神韻

北京京劇工作者聯合會於一九五六年成立時

，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大合作**《四郎探母》**。馬連良、譚富英、奚嘯伯、李和曾、陳少霖的楊四郎，「三秋丹桂」中的二秋吳素秋、張君秋扮公主，李多奎的余太君，姜妙香演楊宗保，國舅由蕭長華、馬富祿分別扮演，而蕭太后一角兒特邀尙小雲串演，他的念白、唱腔和做派可稱一絕。這場大合作戲至今想來仍令人回味無窮。

西安，這座名城帝都，人文薈萃，尙小雲一九五九年離開養育了他的北京，毅然出任陝西省戲曲學校藝術總指導，曾率「陝西省京劇團」赴延安等地演出。後來率團在北京懷仁堂演出時受到了周恩來的接見，這次接見促成了**《尙小雲舞臺藝術》**彩色影片的拍攝。世人至今仍可通過銀幕一睹尙小雲在**《昭君出塞》**和**《失子驚瘋》**中的神韻和風彩。

座談講學劇院院長

尙小雲風塵僕僕巡迴各省演出之餘，還應邀參加講學和座談。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，他先後培養了各劇種的四百多人，正式拜他為師的多達百餘人。尙小雲得意的大弟子孫榮蕙說：「尙老師嚴格、認真的精神令人難忘，他讓我穿厚底靴跑圓場，不然我怎麼到如今六十多歲的人還能在舞臺上馳騁，這都應感謝尙老師。」許多徒弟異口同聲的說：「尙老師博學多才，既能寫，又能畫，而且德高品潔。」這樣受人擁護的尙小雲一九六三年被任命為「陝西省京劇院」院長。

經過五十多年的錘煉，在中國京劇藝術園地

裏，尚小雲塑造的巾幗英雄、俠女烈婦的藝術形象膾炙人口。他的唱腔融高勁、峭險、渾厚、圓亮於一爐，有如「鐵嗓鋼喉」能「穿雲裂石」，真有大氣磅礴之勢。他的武工靈活、矯健、威猛，頗具通身之美。他創造的中國少數民族婦女的形象，更是有口皆碑。

浩劫遭門牛棚喪生

一九六六年，史無前例的浩劫中，尚小雲被「紅衛兵」喪盡人性的毒打，噴氣式批鬥，掛大牌游街。在瘋狂的打、砸、搶、燒中尚小雲遭受辱罵：「你他媽不但是反動權威，你還是大資本家，不然你怎麼有這麼多東西？」因此他在北京

和西安的房屋、戲裝、古董字畫、衣服、傢俱悉被查抄。當時尚小雲、王蕊芳夫人和尙的姨妹三人「只准拿三隻飯碗和三雙筷子而被掃地出門」。尚小雲被關在「牛棚」，無休止地被批鬥後，「他一人每天要用小車清除八棟樓的垃圾」。有一回被四個人揪住四肢扔上大卡車游街示眾，回來時又被人一脚從車上踢下來」。當時，這位「四大名旦」及其家屬的生活每月只發三十六元人民幣，幾乎陷入絕境。

一九七四年後允許尚小雲回北京暫住，因長春、長麟、長榮均不在北京，尚暫借住其女婿任志秋家。不久翁婿失和，尚小雲走投無路遂投奔其女弟子吳素秋。一見面尙說：「素秋，你收留

我吧，我現在是無家可歸了。」
吳素秋泣不成聲的說：「師父您放心，我有肉吃您吃肉，我有棒子麵，您吃窩窩頭。」於是她讓出北房，給老師打了隔斷牆。

吳素秋的丈夫姜鐵麟也盡力服侍師父、師娘，每天早晨打豆漿，幫素秋一塊兒做中飯、晚飯。因此，尚小雲感動不已的說：「素秋啊！我老了，有了你們，我真是得了繼啦！」

經過整整十年的摧殘、折磨和凌辱，「四大名旦」之一的尚小雲，帶着「落實政策」的幻想趕到了西安。不久，他感覺胃疼，繼而痙攣、休克，昏迷後又雙目失明。最後躺在醫院的病床上，默默地「走」完了他「生榮死哀」的路程。

中外雜誌稿約

- 一、本誌園地公開，歡迎名人傳記、軼聞趣談、真實傳奇、旅遊記趣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等作品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者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六千字（長稿取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誌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凡經由本誌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，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，本誌交由「時代文摘」或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，不得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無論採用與否，均不退稿（請自行影印留底），來稿請寄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